

◀ (上接 10 版)

地。学界推断,在越灭吴、楚灭越后,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。

## 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”

接下来,马今洪邀请他的老友、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起观展,进入了第一单元的战国时代。器物中的兵器比例大幅提升,如铜矛、铜戈、铜戟、铜钺、铜剑等,还有与之相配的盾牌、战服、铜马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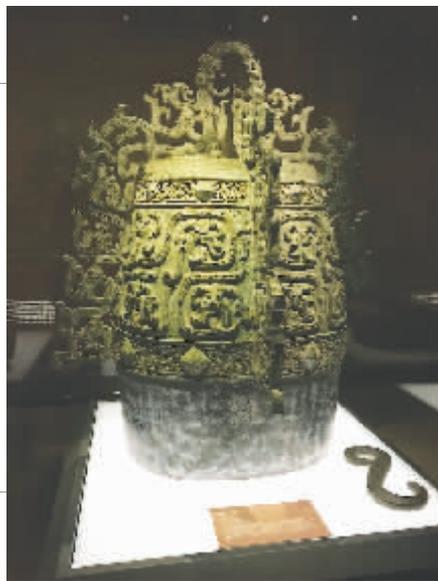
熊建华把记者带到天津博物馆供展的楚王禽鼎前,“‘禽’这个写法,在秦统一天下后就取消了。”他说,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国君为半姓、熊氏,“禽”即为“熊”的先秦写法。公元前 223 年,楚国被秦国所灭。

往前走不远,只见一个展柜前围着不少人。原来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提供的杜虎兵符,看来《国家宝藏》确实让这件调兵遣将的信物火了一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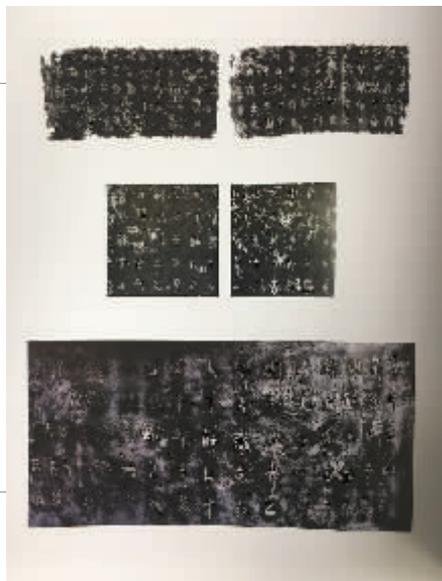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壶身上的花纹,描绘的就是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。”马今洪指着“水陆攻战纹铜壶”说道(纹样见本期封面)。这件铜壶 1977 年出土于陕西凤翔雍城遗址。马今洪说,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相比春秋时期,从车战逐渐演变为步兵、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,兼有舟师水战。壶身上绘有各种形态的射箭者,有举着戈、戟攻击的士兵,有划船相斗的场面,还有不少在跌落过程中或倒地不起的阵亡者。

绕到下一个展厅,只见一个模拟的半个战车车轮的车轴位置,竖插着一把剑似的物件。“这就是当年的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’。”熊建华介绍,这是战车上的矛状车轂,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。矛状车轂在使用时,轂籍朝上,矛叶与地面平行,在战车行进时,可杀伤车旁之敌。“在战国时代,为提高战斗力和杀伤力,各类兵器与防御装备都在迅速改进。”

当看各类兵器看得有些视觉疲劳时,一组风格迥异的物件出现在眼前。这组器物共 14 件,包罗在“胡服骑射”主题下,展示的是草原民族独特的武器、服饰等。比如,“虎首鹿羊纹青铜刀”、“蛙首马纹格青铜短剑”、“人骑骆驼纹柄青铜镜”、“鹰头形青铜



“秦公罍”及铭文拓片



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战车上的矛状车轂



▶ 马首悬铃  
青铜挂钩



▶ 四马青  
铜挂钩

## 钱、钱、钱

进入展陈的第二单元“革旧鼎新,焕发生机”,所展物品从“军用”转换到了“民用”,出现大量铁铸农具、建筑构件、各地货币等。这部分展品所要体现的是“迫于战争导致的生存

压力及稳定政权的需要,各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,采取系列改革措施,促进社会生产发展,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”,“呈现追逐利益、实力竞争的新局面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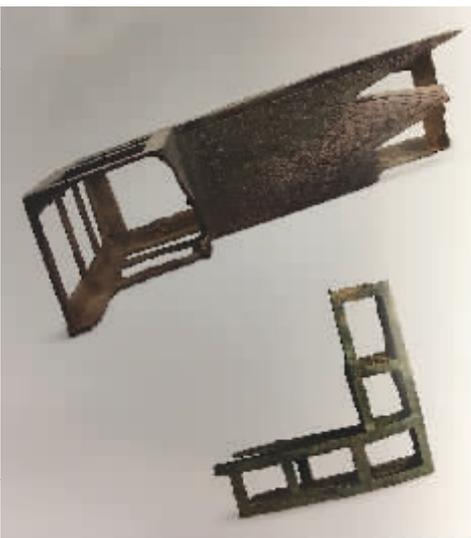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单元首先展示的是一批铸铁农具,包括各地发现的铁锄、铁钺、铁斧等及铁范。研究显示,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、铸铁柔化处理 and 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等

技术,使一批人以冶铁致富。铸铁农具逐渐取代青铜农具,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。其中,两件铁范——“‘右廩’铁斧范”、“‘右廩’铁钺范”吸引住了记者的目光。铁范,即是用铁水浇铸铁器时用的铁质模具,可以批量生产铁制工具。据相关资料,这批铁范 1953 年出土于河北兴隆村付将沟,共计 87 件,有“锄范”、“钺范”、“斧范”、“凿范”等。这些战国铁金属铸范上,多铸有“右廩”二字,专家推测“右廩”是燕国管理官营手工业作坊的机构。

往前走,只见展柜中陈列着不少建筑构件,如陶瓦、瓦当、陶水管等,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都城。据《盐铁论·通有》:“燕之涿、蓟,赵之邯郸,魏之温、轵,韩之荥阳,齐之临淄,楚之宛陈,郑之阳翟,三川之二周,富冠海内,缘为天下名都。”再结合这些年对都城城址的考古发现,可证当时都城的繁华。记者看到,在展柜中陈列着几件青铜建筑构件,有曲尺形的,有楔形的,有方筒形的。马今洪介绍,其中的曲尺形铜建筑构件,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铜质建筑构件。这些铜质建筑构件一般用于连接枋、梁,主要起加固和装饰作用。据展览说明,由于色泽金黄,这些铜质构件又被称为“黄金钢”。这批建筑构件的出土地陕西凤翔,先秦时期属于秦都雍城的范围。“你想想看,整个房子金光灿灿,当时的雍城多壮观啊!”

在这个单元,展出最多的是各国货币。如齐国标准货币“法化”,战国后期齐国又铸造出一种圆形钱币。如韩赵魏的布币,上面有不同的文字,有魏国的“梁邑”、“安邑”,赵国的“涅”、“武平”等。如燕赵的刀币。如形式多样、颇具特色的楚国货币,主要是金币、铜贝,其中有根据海贝形式仿制的“蚁鼻钱”(或称“鬼脸钱”);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“郢爰”金

(下转 12 版) ▶



▲ 方筒形青铜建筑构件

◀ 曲尺形青铜建筑构件